

宣告結束，但並未消聲匿跡。許多年輕人仍然冒着被查禁和被迫害的危險，艱苦支撐，以待時機成熟時，再繼續為爭取出版和新聞自由而奮鬥。

只要石在，火種是不會滅的（中國之春）

經過「三月逆風」式的連串鎮壓，民運未嘗稍減，反而有逐漸增強的趨勢，特別是民運領袖總結過去失敗教訓，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，「民協」在廣州成立，大陸各地二十餘家民刊連署，組成一遍及全國的民刊聯合陣線——「中華全國民刊協會」（簡稱「民協」），並出版刊物「責任」，表明各地民刊編輯部團結的要求和願望。第一期由廣州「人民之路」的主編何求負責策劃，在其「發刊詞」上予人深刻的警悟。它說：「有人在大聲地向我們宣告：俯首聽命吧，我們將為你創造幸福的生活。有人在絮絮地給我們暗示：乖乖服從吧！我們將賜你美妙的前途。我們回答是，不！既然未來是我們的，為什麼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前途，創造自己的生活，而要別人來擺佈我們的雙手，操縱我們的大腦？歷史的責任感在激勵着我們，我們無畏地負起這歷史的——責任。」

唯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

「責任」出刊後，「民協」原則上擬定爾後各期將由各大城市民刊分子輪派主編，以便擴大影響範圍。惟自第三期，該刊即傳至上海出版，由當地傅申奇全權負責，該期載有大陸工人熱烈參加地方選舉，透過「責任」的廣為傳播，使大陸人民對民運青年爭自由、要民主的行動，有更深刻的認識和方向。其後，由於中共公布第七、九號文件，禁止違反「四個堅持」的一切刊物，於是「責任」又受到逆風迫害。傅申奇聯合「責任」總編輯何求、朱建斌等上京就民刊的合法性交涉，却遭到公安部的逮捕。中共並擴大搜捕各地「責任」編輯，如北京徐文立（「四五論壇」與劉青同為編輯），廣州王希哲。如是使大陸民主運動元氣大傷，久久不能復原。但是，「責任」已經指出民運必須聯合更多相同戰線的同志，共同來爭取他們要爭取的東西，不管犧牲是多麼重大，亦是給予今日「中國之春」明確且唯一的路向。

手攥牢石頭，能攥多牢就攥多牢。但堅穩地攥牢只爲了可以
將石頭擲得更遠些。石頭落在那裏，路也就伸到那裏。

（卡夫卡）

「責任」在創刊宗旨上曾說：「我們相信『責任』將成爲在中國這塊土地上，爭取民主與法制的一面旗幟，倘一日不達民主與法制之境，一日便有『責任』的存在。它也許在一些人手中倒下去，但又會在另一些人手中豎起來。可以斷言，在我們這個重要的歷史時代，需要能承擔歷史責任的人，而它也決不會缺少這樣的人。」八二年八月在大陸出現的地下刊物「小草」，正是延續「責任」香火的民主呼聲。

「小草」自稱爲「不定期民刊」，是八開白報紙的手抄油印本，只有淺薄兩頁，全部共約一千多字。「小草」並沒有「發刊詞」，因爲：小草誕生了。爲什麼會有「小草」的誕生？因爲：魏京生、傅月華、王希哲、劉青……等被判刑，李爽被誣的「教唆犯」、王崇德被定「遊蕩罪」、趙振開「生活腐化」，均被「送教」。小草沒有必要另撰「發刊詞」，僅錄下以上事實，回答別人的「爲什麼？」小草只有後來者，只是「責任」在一些人手中倒下去，但又在另一些人的手中豎起來而矣。

冬天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 (雪萊)

創刊號的「小草」上，對大陸胡娜投奔自由，大陸劫機事件，及中共召開「十二大」都有深刻的褒貶諷喻。「小草」希望延續大陸民運的香火。它說，代表中國青年民運戰士的我們，又爲秋天的枯葉悲泣，不爲冬天的來臨氣餒。任何逆行虐火，永遠不能摧毀民運戰士的鬥志。「我們的同志，有的已勝利的投奔自由，有的則參加了劫機行動，雖然他們有的成功，有的失敗，失敗者更有被判極刑的危險，但民運戰士殺不光、抓不完！即使在荒漠中，小草依然叢生。」

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，
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

(約翰福音12：24用在「卡拉瑪助兄弟」的題詞)

政治性刊物的作用，在於樹立「樣板意見」和「價值架構」，在於動員人力，使群眾投入政治運動，或使群眾獻身於特定的政策目標上。正如美國社會學者賀佛爾(筆者譯)，在其名著「群眾運動」的序言說：所有的群眾運動，不管其宣傳的主義和制定的方向如何，都鼓勵盲從與熱情，以激起希望，有助於社會運動的開展。

李一哲大字報爲極權而掛上了「民主和法制」的問號後，掉在土裏了；魏京生以魯迅吶喊式的喊出「第五個現代化」和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」後，也倒下來了。「責任」經過堅強的爭扎後，也埋在泥土裏了。「小草」則剛從土中熬出苗頭來。他們熱了人們冰封了的心，激起人們遺失了的希望，這些民主的種子，埋在千百萬顆烘烘的

心裏，等待驚蟄之雷，等待着叫人間發芽開花的春風；我們有理由相信「中國之春」說的——「祖國的明天一定是美麗的」。

「黃河九曲，終向東流」的王炳章，以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傳統士大夫精神，更代表他背後的億萬堯舜站起來了；在近代史上，繼孫中山先生之後，又一個莫邪投身烘爐為鑄劍式的，「成為醫學挽留不住的人」。我們不應視之為共黨政權的保皇黨，（國父當年也曾上書李鴻章），我們應將之視為對民主有共識的同志。王炳章在繞了近百年圈子的追求民主潮流中，不單如吳榮根義士的作了見證，且更是民主的傳教士，在整個中國追求民主的命題上，意義更超越五千萬兩金子。

另一方面，縱然今天沒有王炳章那一伙身旁站起來的默默大多數大陸留學生，當他們接受西方科技、民主、法治等洗禮之後，回到大陸上去，十至十五年之後，（大陸留學生平均卅多歲，回大陸後十至十五年，應該成為重要的中層幹部，亦即是執行政策的角色），這群思想骨子裏對共產主義紅杏出牆的新接班人，必定會為民主澆水，這是可期的。

倭我后，後來其蘇（孟子梁惠王篇）

值得最後一提的，如果看得更遠些，整個中國的「探索」歷程當中，並不是單單靠一些曾經鉅大刺激、胸口留有一大塊疤痕，而又願意無條件自我奉獻的一小撮年青人，乃是靠由每一階層構成的整體，對這些問題有某程度的認識，造成每個崗位上各自貢獻能力範圍的心力，一點一滴的轉而成為風氣及確實的認識。作為當代知識份子菁英集中的醫學生，面對前人的足跡，應該對本身的社會及整個國家前進路向，有一定的認識（這種認識，可以從目前台灣市面現有的資料及圖書中涉獵，就非常足夠了。）而不應只對本行學科學問偏食，或甚至逃避這個屬於我們的責任。如果傅斯年先生要求的，二十二響鐘聲，是提醒大家在二十四小時當中，要留兩小時給自己思想及反省，並不太多的話，那麼讓我們在二十四小時當中，抽五分鐘來認識這很快就會成為歷史的現在這一刻的一切問題，相信是每個嘴巴會唱「上醫醫國、博愛濟世」的我們，能夠負擔得起的。

最後願以殷海光先生的兩句話與大家共勉，及作這篇文章的結束：考試前一天的早上起床晚了，並不是偷懶，只是全力面對明天的一個充份準備……面對未成熟的時機或強大的橫逆，還沒法好好的發揮自己，那麼這一點點意識的種子，埋在心中就夠了。

完稿之際，想起陸游的「庸醫司性命，俗子議文章」來……

七十一年 台北的平安夜裡

附註

註一：「在浪潮中倒退的必被淹死」，是國父孫中山於民國十三年，在廣州一次對農民代表的講演；更指出民主共和，是「大勢所趨，人心所向，歷史潮流不可抗拒」。

註二：見余英時的「民主革命論」裏，「建立新的革命精神」代序。

註三：「三家村」的鄧拓所作的「歌唱太湖」兩首七絕之一，原載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北京「光明日報」。「東林講學繼龜山，事事關心天地間；莫謂書生空議論，頭顱擲處血斑斑」。「力抗權奸志不移，東林一代好男兒；攀龍鳳節揚千古，字字動心絕命詞。」

註四：于右任先生的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」：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陸。大陸不可見兮，只有痛哭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鄉。故鄉不可見兮，永不能忘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；山之上，國有殤。」

註五：陳若曦，本名王秀美，與白先勇等同學於台大外文系，在學時共創「現代文學」。一九六六年與志同道合的丈夫「回歸」，在大陸逗留七年，身歷「文革浩劫」。逃到香港展輾赴加，兩年多前再獲中共批准，再赴大陸作訪友及再瞭解。

註六：一九七四年底，大陸出現名噪一時的「李一哲大字報」，它說道，要把該篇「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」的創作「獻給毛澤東及四屆人大」；如今鄧小平在中共召開「五屆人大五次會議」，大概王炳章等效法李一哲，在中共人大會召開當天——十一月廿六日——出版「中國之春」的創刊號，王炳章說：「這本雜誌是我們對人大會的獻禮，是向中共要求民主的表示。」

註七：王炳章說：「為表達自己對中國當代民運先驅者的敬仰，決定今後起用王驚蟄的筆名。驚，魏京生京字諧音；蟄，王希哲哲字諧音。我願化驚蟄之雷，劈碎專制制度，開創民主自由。驚蟄之後，就是春分了，祖國的春天一定是美麗的。」

註八：「三家村」，乃由曾任中共黨機關報「人民日報」社長兼總編輯，後轉任中共「北京市委」書記的鄧拓；北京副市長的吳晗；「北京市委」統戰部長的廖沫沙，三人共組「三家村」，以「吳南星」的總化名，在「北京市委」理論刊物「前線」雜誌上，發表「三家村札記」，以輕鬆筆調，發洩對「鳴放反右」的反感。「三家村」一詞出自陸放翁的「村飲示鄰曲」：「七年收朝迹，名不到權門；耿耿一寸心，思與窮友論。憶昔西成日，屢虜氣可吞；偶失萬戶侯，遂老三家村……」其中重點在「思與窮友論」，即是思與窮苦大眾論也。「三家村」下場很慘，鄧拓、吳晗死在牛棚，廖沫沙被四人幫在獄中打得牙齒全掉；但是「三家村」村長鄧拓死前仍喊，繼明代大儒高攀龍的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。」故 總統蔣中正先生曾在全國第二屆文藝大會致詞，以「威武不能屈的中華民族」為題，公開推許「三家村」的反毛反共的文學技巧。」

註九：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取自魯迅「無題」詩：「萬家墨面沒蒿萊，敢有歌吟動地哀；心事浩茫連廣宇，於無聲處聽驚雷」。為早期傷痕文學繼「天籟」之後，又一本轟動之著作。

註十：吳吡，出身於貧下中農，他覺得中國始終是以農立國，作為一個農夫而失去了他的土地，就是亡了田，就是「吡」；他畢生會尋找這塊應該屬於他的田。

註十一：「傩我后，后來其蘇」，就是說傳統中國人都習慣翹首問天，什麼時候賜一個中國的摩西給我們，這彌賽亞來臨，一切就會上軌道，一切又會久分必合。筆者認為這是帝王思想的延續，是中國人建立制度第一個基本難題。看官可以參考徐悲鴻有名的一幅叫「傩我后」的名畫，可以看到老百姓那種翹首無語問蒼天的無奈。